

畫家的故事

曹仲高



曹 仲 高

老家的故事

青海人民出版社

A7

内 容 提 要

画家一帆，为了要从帝国主义分子罗伯特手中讨还祖国一千多年前的一幅美术珍品“报恩图”，在巴黎美术学院发奋学习，终于创作出了震动巴黎的名作《卖花女》，荣获了金质奖章。但罗伯特却违背前约，拒不归还“报恩图”。一帆回国后，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在党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来到祁连山下的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整理工作，保护了祖国珍贵的艺术明珠，迎来了祖国的春天。

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清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塑造了一帆、秋叶、皮恩教授、黎花、黎师傅、张林钰、罗伯特、乔治等生动的艺术形象。能够激发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适合于广大青少年阅读。

画家的故事

曹仲高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31,000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统一书号：10097·371

定 价：0.48元

开 头 话

在我国的大西北，在甘肃和青海接壤的戈壁瀚海里，有一颗如星似月的艺术明珠璀璨生辉，光照人间，这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安西的榆林窟，人们称她为“敦煌艺术”。

敦煌艺术，以她那神工天匠般的彩塑和壁画闻名于世，是我国珍贵的艺术宝库。

她始创于两晋南北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里，一壁之隔，竟有一世之遥。不同的洞窟，属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色，继往开来，源远流长，展现了争奇斗妍的艺术天地。在这里，画工们痛苦的生活化作幻想的奇葩，外来的宗教故事变成我们民族摇曳多姿的杰出绘画。这些光焰照人的艺术古迹，是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极其悠久的标志。

敦煌艺术，她以卓绝的丰姿震惊世界，赢得赞语满人间。

从伦敦到东京，有许多学者，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为“敦煌艺术”著书立说，激扬文字浩如烟海，赞美她为：“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史”、“世界首屈一指的风俗资料库”、“世界美术史陈列馆”、“世界艺术圣地”……

但是，光辉的太阳也会被乌云遮蔽，也有着日蚀的境遇。我们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有段被“天狗”吞噬的可悲历史。从清朝皇室到蒋家王朝，一群废物败类，致使国土沦丧，民族垂危，民不聊生。敦煌艺术啊，任凭一个个“天狗”般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口一口地吞噬着……

我们民族的荣耀与尊严，蒙受着耻辱！优秀的中华儿女无不义愤填膺，奋起保卫敦煌艺术宝库！这里说的一位画家的故事，就是从那样的年代开始的……

——目 次——

开头话

1	他俩个.....	1
2	“报恩图”	13
3	顶风帆.....	20
4	船夫曲.....	31
5	北风吹.....	40
6	旋头风.....	54
7	卖花女.....	69
8	雁南飞.....	84
9	张公馆	100
10	行路难	111
11	涡流中	121
12	雨后虹	131
13	瀚海里	148
14	敦煌曲	156
15	岁寒图	169
16	神窟恨	182
	春来了	198

他 俩 个

四十多年前，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法国巴黎。

那个时候的巴黎，不仅是法国，而且是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有着使人目眩的繁华，还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美术馆，云集着出类拔萃的名流，涌现出一大批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杰出作品，堪称“世界艺术中心”，为世人所仰慕。巴黎，这座有着八百多年悠久历史的都市，像穿城而过的塞纳河一样，也叫人捉摸不定。有人这样描绘过巴黎，说它佩戴着“七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荣耀勋章，却又是一个浓妆艳裹的妖婆。还有，巴黎留给人的印象是竞争！那塞纳河上的桥，一座连一座，一座又更胜一座，它们在竞争！矗立在巴士底广场上的“七月圆柱”，顶立自由神，高达五十米，可是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却更胜一着，高达三百米，它们也像是在竞争！奥古斯丁河滨道的教堂钟声，是那樣的深沉悠远，然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更摇撼人心，也在竞争！还有那平地突起的一幢幢高楼，你怪我更怪，你高我更高，势如万峰穿天，竞相直矗云霄，它们也在竞争！街道上，五光十色的店铺，五光十色的行人，五光十色的大小车辆，又都是

一个劲儿地向前、向前，向前冲，争先恐后，好象是要到哪里去争夺什么东西。乍一看，活象一条光怪陆离的神秘河，后浪推前浪地滚滚急湍奔流……。

夕阳西下，巍峨的高楼顶上裹缠着金焰焰的围帔。大街上，有些店铺的霓虹灯已经开始迎接不眠的巴黎之夜。这时，一位中国姑娘从蓝黄相间的电车上急匆匆地下来，挤进人行道落花缤纷般的人流中，然而她没有随波逐流往前涌去，却踌躇缓行，翘首巡视着临街矗立的一幢幢大楼，疑虑地蹙着眉头，神情显得有些焦急。熙熙攘攘的人潮，忽儿把她推到东，忽儿又把她拥到西，活象一根刚出水面的嫩禾稍儿，在浊浪中挣扎。她叫秋叶，是巴黎美术学院的留学生，约摸二十来岁。她的身材匀称苗条，长得秀气端庄，粉嫩的瓜子脸，端鼻梁，一嘴碎玉般的洁白牙齿，一双黑亮的眼睛，好象熟透了的马奶子葡萄，水灵灵，亮晶晶的。一头齐脖的短发，别着一只典雅的宝石花发针。身穿白底素花镶边衬衣，外罩一件合身的克士米提花绒线衣，下面是天蓝色的百褶裙，脚穿一双精巧玲珑的半高跟皮鞋。在人行道上踟蹰的秋叶，还是那样望眼欲穿地巡视着临街的一幢幢楼房，一扇扇明净的玻璃窗户，两眼都变得忧郁朦胧了。忽然，只见她那忧郁的眼睛一闪亮，顿时一丝惊喜的笑影从她的脸上掠过，她急匆匆地横穿人流，朝一幢刚落成正粉刷的商店大楼奔跑过去。

这幢刚落成的商店大楼，临街有个围铁栏的玻璃大橱窗，那是准备陈列各色各样的时装用的。这时，橱窗里头有个身着工作服的中国青年，正跪趴在那里挥刷油漆地板，一

头汗水，他叫一帆。一帆也正当血气方刚的年华，约摸二十二、三岁，体质强壮，长得结结实实，一头黑漆漆的头发，宽额头，方脸盘，直鼻下面有着一张线条分明的厚唇阔嘴，给人一种刚毅有力的印象，那双深沉凝视着的黑眼睛，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清晰地透露出他宽厚、善良而又火热的心。他不爱说话，从小一直如此，他的语言就是行动。他出生在嘉陵江畔农村贫苦人家，父亲心灵手巧，人称“江画匠”，一辈子都在寺庙里塑菩萨、画菩萨，可是到头来大慈大悲的菩萨一点也没有保佑他。一帆的母亲，省吃俭用，积劳成疾，家境拮据，有病又没钱请医生，溘然去世了。祸不单行，母亲一死，一场大火把他家的茅屋烧成灰烬。父亲和妹妹在大火中一齐跟着妈妈去了。那天，父亲打发他去嘉陵江边的码头，找他的船夫舅舅，这才得以幸免，可他却成了一个孤儿，当时他才十二岁。……

一帆从小喜欢画画，他入迷地画山，画河，画水牛，画他们的茅屋，画他的小妹妹。这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吧，可他从来也没有画过菩萨，他对菩萨是怀着敬意的。他父亲见他人虽小，却心灵手巧能画，倒是蛮高兴的，就说：“好呵，画吧！长大了接替你爹敬奉菩萨！”父亲猝然离开了，他不是接班塑神画佛，而是远去嘉陵江上，接替他的舅舅拉纤行船。上到广元，下至重庆，沿着江岸，拉着纤，往返回地走啊走啊，水天苍苍，路途迢迢，永远走不到尽头，他在苦难深重的号子声中默默地成长着……

每当沉重的大木船在岸边一停泊，船夫们一个个都精疲力竭了，不想吃，也不想喝，最大的愿望就是就地一躺，美美

地睡上一觉。一帆呢，在这个时候手却直痒痒，他想画画。于是，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布包袱，从里面取出笔墨纸砚，在船头的甲板上铺展开来，那双黑莹莹的眼睛先静静地凝视着一个地方，随后又忽幽忽幽地闪动着，旋即一鼓作气挥笔画起来。画着画着，突然眉头拧成一疙瘩，伸手不安地搔着头皮，悔恨地抿嘴一咬牙，懊恼自己力不从心，没画好。他珍惜的是那一张纸，要知道这是他用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换来的啊！为了买纸，他常常委屈自己的嘴巴，饥肠辘辘的过日子。不过，他也有过得心应手的时候，每逢这时，他那双黑莹莹的眼睛便亮光闪闪。他画太阳照在嘉陵江上，水击礁石浪花飞溅；他画乌云滚滚，电闪雷鸣，船夫们奋力拉纤行船在嘉陵江边……

一帆，本名叫“要饭”，还是那位船老板的帐房先生给他讹传成现在的一帆的。帐房先生是北师大的文科生，个儿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眉清目秀，白皙脸，一派书生气，精通诗词，善长书法，颇有学问，但却得了“双失”时代病，失业和失意，幸亏和船行老板有点远亲瓜葛，才谋得这个帐房先生的位置，屈才糊口。那天，一帆拿着一张凭据单子，到帐房里去领钱，帐房先生漫不经心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一帆回答：“要饭！”

帐房先生一听，惊讶地抬起头来：“什么什么？一帆？啊，这名字多么富有诗意……”顿时他的诗情飘逸，怡然自得地吟道：“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吟罢，他欣然在帐本上写下“一帆”这名字。

一帆只当是他没听清楚，忙说：“我爹给我取下的名字，叫要饭！”一帆还用手做了一个往嘴里扒饭的动作。可是帐房先生一点儿也听不进去，赞叹说：“老么，你的名字硬是要得，要得！”说着，他霍地站起来，诗情大发地朗诵开了：“大海茫茫，飘零一帆，命运之神，任你带我到何方……”

“命运之神”把一帆带到了巴黎，现在正在玻璃大橱窗里油漆地板……

“一帆！”

秋叶欢快地呼叫。

一帆惊疑地抬起头来一望，顿时他那淳朴憨厚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惊喜地叫喊一声：“秋叶！”

秋叶在玻璃橱窗外边，朝玻璃橱窗里边的一帆焦急地打着手势。一帆忙站起身来迎上前去。

两人隔着玻璃相对望着，近在眼前，却又仿佛远在天边，两人都会心地“咯咯”笑了。

一帆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玻璃窗卸下来一扇，这样两人才真正近在眼前了。

活泼的秋叶故意瞪一帆一眼，开心地说：“喏，看你，戏还没有开场呢，你都化好妆了。”

一帆立刻想到自己的脸上有油漆，便撩起工作衣的下摆来擦，“嘿嘿”地笑着说：“勤工俭学嘛，我不干就没饭吃。”

秋叶巧妙地打趣说：“怕什么，还有你的名字呢。”

一帆的反应比较迟钝，一时觉不出秋叶的话意。

秋叶抿嘴抑笑，凝视着一帆。

一帆的那双黑亮的眼睛眨巴眨巴，忽然他明白了，他说：“要饭？不，要饭也得回国去要，绝不能在这巴黎要饭，给中国人丢脸！”

秋叶有两大特点，一是任性，二是嘴不饶人。这时她说：“谁敢说你在巴黎要饭呀，你们都是有志之士，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愿在这巴黎卧薪尝胆……”

一帆同意地点了点头。

可是，秋叶所要听的不是这个，她那双清澈的秀眼又朦胧了，问：“听说你要从染织转学机器制造？”

一帆点着头，“嗯”了一声。

一帆这声“嗯”，立刻在秋叶的脸上布下愁云，她沮丧地微微一晃头，闷声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巴黎支部的人差不多都回国去了，可是他们的幽灵却在你的心头盘旋着。如今你效法着老宋，我没力量拽住你，他是你的灵魂……”

秋叶对一帆显然淤积着一腔忿懑了，可是一帆还不觉察，遗憾地说：“如果宋大成老兄是我的灵魂，那敢情太好了，可惜……唉！”

秋叶哭笑不得，拿一帆没法子，只好直地说：“不要忘记，你来到巴黎是为了立志要学画的！因为我在美术学院，你不愿接近我，所以……”

秋叶难过地把头扭到一边，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帆忙解释说：“冤枉。我不愿进美术学院，是因为我缺少你们说的那个‘艺术细胞’呵……”

秋叶冷笑着撇嘴“哼”了一声，扭过身背着一帆。

一帆猛然一愣，他们初次相遇的情景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五月的清晨，嘉陵江上的景色着实是迷人的。东山顶上的朵朵彩云簇拥出一轮红日。苍山起伏，青翠如洗，紫绕着缕缕轻纱般的白色云雾。静谧的江弯，波光粼粼，几只高矗桅杆的木船泊岸停靠着，葱葱茏茏的芦苇丛边，有几只欢乐的野鸭，正梳洗嬉戏。……

江边砂石滩上，有个少女正坐在三脚画凳上，面对跟前的画架，专心致志地在作画。她身着连衣裙衫，脚穿短袜浅口白胶鞋，头上轻扣着一顶精巧的小草帽，这小草帽，一不能避雨，二不能遮阳，对她来说完全是个装饰品。她就是秋叶，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利用实习的机会，千里迢迢到四川广元来探亲，实际上她的主要目的是沿嘉陵江画画，于是她从广元乘坐木船顺江而下，要远去重庆。秋叶的心里隐藏着一个秘密：俄罗斯出了个列宾，画出了不朽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她决心要画一幅《嘉陵江上的船夫》。天刚亮秋叶就来到江滩上，支起画架，打开油画箱，往画凳上一坐，便激情满怀地挥动长长的画笔，在画布上噌噌地涂抹起来。可是，她万万也不曾料到，她从广元上船那天起，就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如同影子一般暗中盯着她，这人就是小青年一帆！

秋叶搭乘的那只木船，一帆正是上面的船夫。秋叶这个从大地方来的女学生，长得水灵娇嫩，衣着时髦，风姿艳

丽，怪招眼的，人们好奇地如同在观赏西洋镜中的洋娃娃。一帆可没有这种兴趣，因为秋叶再风流漂亮，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他突然发现秋叶是个画画的，他惊讶地把秋叶好端端地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还是没个够，秋叶一下子在他的眼里成了非凡的仙女。更使他入迷的，是秋叶画速写，她那柔软灵巧的手指挥着铅笔，沙沙，几笔就勾划出一个人的动态；刷刷，一只木船在江上荡漾。神奇，简直太神奇了！一帆那双黑莹莹的眼睛，震惊地越睁越大，一眨也不眨，不放过秋叶那怕是最细小的动作。还有，秋叶用的什么画架、画布、画笔、刮刀、油彩、调色板……这些五花八门的稀奇古怪玩艺儿，又是一帆平生第一次见，真是顿开眼界，羡慕得很。秋叶在他的羡慕的目光下，就用这些五花八门的稀奇古怪的玩艺儿，把嘉陵江上的风光活灵活现地留在一幅粗糙的布上。触景生情，他竟然想起了自己画的那些画，相形见拙，简直难以和秋叶的画相比，羞愧和自卑化作一股子热辣辣的东西，从他的心底里翻滚上来，满脸火烫烫地在发烧。

“你又没有偷人家的东西，看你这个样子！你平常的那种勇气跑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帆自己在说话。他终于从心潮激荡、怦怦不安中镇静下来，鼓足勇气回到船仓里，把自己画的那卷水墨画取出来，揣在怀里，决心请秋叶指点指点。可是当他一见秋叶，勇气一下子全没有了，伸进怀里去取画卷的手，如遇烙铁，猛然又缩了回来，他只得无精打采地转身走了。

这一天，美丽的嘉陵江上燃烧着绚丽的晚霞，秋叶要下

船上岸去画画。她的怀里抱着画册、纸张、颜料瓶，一只手又拎着个画箱，自顾不暇，一到船头她便把画箱放下了。一帆一看，这是个难逢的好机会，便迎上前去帮秋叶拎画箱，憨厚地咧嘴一笑，叫了一声：“小姐……”便伸手去拎画箱。

秋叶蓦地回过头来，陌生地一瞥一帆，自己又拎起画箱上岸去了。

一帆站在船头上，望着秋叶轻盈晃动的背影，心里一阵难过。

事情又是这样凑巧，在一次意外中，秋叶和一帆却结下不解之缘……

这时，正值“桃花水”汛期，雨又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木船在涨潮的嘉陵江上行走。

嘉陵江的上游，有两条主要支流，一条是流经甘肃边陲的白龙江，另一条是从阿坝流出来的白水江。这两条翻腾着雪浪花的江岸，重峦叠嶂的深山中，全是黑茫茫的原始森林。每年，一到“桃花水”季节，伐木工们便把伐下的原木推下江中，漂流到昭化起岸。可是不少原木脱离羁绊，一冲而下进入嘉陵江中……

木船在雨濛濛的嘉陵江上行走。老艄公在船尾把舵，壮实的船工们在前头打桨，桨叶划着滔滔的江水在翻飞，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雨水和着汗水在往下流……

云遮雾罩的江面上，一片迷茫，木船好似腾云驾雾在太空中遨游。俗话说：“云雾之中隐藏着险情。”这话有时会应验的。突然，神差鬼使地漂来两根原木，足有大铁锅那么粗，推波助澜地直冲木船，只听见“嘎嘣”一声，老艄公把

的舵断了，木船立刻失去控制，失去方向，在江心里打旋儿。“祸不单行”，紧跟着又有一根原木拦腰冲击木船，又是一声撕裂声，船底捅了个窟窿，江水开锅一般涌进船仓。于是，这只满负荷的载重船开始在下沉，船上的人惊慌失措地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木船陡然一倾，刷地没入江中水底。好在搭乘这只木船的十来个人，都是会水的男客，其余都是船工，落水后惊惶、恐怖地挣扎一阵子，都纷纷拼命往江岸游去了。唯独“仙女”秋叶，只在游泳池里带救生圈“扑腾”过水，不曾在大江大河里搏斗过，再加上灾星忽从天降，她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到江中“哇哇”两口水下肚，江面上只剩下柔发蓬松的头顶了。就在关键的时刻，突然伸来一只有力的手，把她从死亡线上一把夺回来，这人就是那个小青年一帆。

秋叶体态轻盈，一帆比她要大两岁，又有船夫的棒身体好力气，双手托住秋叶上到岸畔，轻轻地把秋叶放在沙石滩上。秋叶痉挛地躺在那里，粉嫩嫩的瓜子脸苍白如雪，那双晶莹黑亮的秀眼闭着，只留下一字儿长睫毛。突然，秋叶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从垂危中挣扎着一睁眼睛，她望见了一帆，一惊：“你……”

一帆见她苏醒了，歉意地咧嘴一笑，那神情好象是说：委屈你了！蓦地，一帆忽然想起了什么，一回头，两眼在江面上搜索追踪，突然他那双黑莹莹的两眼一亮闪，一道惊喜的影子从他的脸上掠过……

原来，是秋叶那只画箱，飘浮在江面上，随波逐流，晃悠悠远去了。这正是一帆所要寻找的宝物。他毫不犹豫地

奔跑水边，纵身一跃，跳入江中，劈波剪浪，奋勇向前，追赶着那只已经远去的画箱……

过了一会儿，他双手捧着那只画箱，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气吁吁地又回到秋叶身边，却显得那样轻松地说：“小姐，这是你的画箱，我把它找回来了！”

秋叶眼睁睁地望着一帆，一眶热泪一涌而出，呼喊一声：“恩人！”

一帆傻眼了，紧跟着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

这时，衣衫褴褛，光头赤脚的一帆，比童话中的王子还要高贵。她激动地说：“我该怎样报答你呢？我父亲有许多许多的钱，我回去叫他汇一笔给你，就这样还是不能报答你的……”

一帆望着秋叶连连摇晃着头，后来他鼓了一口勇气，如同洪水决堤，脱口说：“你能教我画画吗？我要学画！”

顿时，秋叶感到非常诧异，不过她深情地一点头，“嗯”了一声，答应一帆。然后，她连忙从手指上摘下那枚宝石金戒子，献给一帆：“你拿去把它卖掉，作盘川到北平艺专来找我，我的舅舅是校长，我恳求他收留你学画！”

一帆领情地一点头，但不肯去接秋叶那枚宝石金戒子。

秋叶焦急不安地恳求说：“我的这条命是你给我的，干吗你还要伤害它呀？”泪水朦胧了秋叶晶莹黑亮的眼睛，她难过得快哭了。

一帆沉吟了一会儿，从秋叶手里接过那枚宝石金戒子，说一声：“谢谢小姐！”

秋叶的白皙脸上，刷地泛起了红潮，她低声细语地恳求